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彙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八十五

南菁書院

今文尙書經說攷四

侯官陳喬樞撰

虞夏書十八

甘誓第十八

今文尙書四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史記夏本紀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大戰于甘將戰作甘誓乃

召六卿申之○集解馬融曰甘有扈氏南郊地名○正義曰

括地志云雍州南鄠縣本夏之扈國也地理志鄠縣古扈國

有戶亭訓纂云戶扈鄠三字一也古今字不同耳

後漢書馮衍傳衍顯志賦曰訊夏啟於甘澤兮傷帝典之始

傾

主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

史記夏本紀啟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

案說文言部讐咨也段玉裁云讐者今之嗟字也堯典曰咨甘誓則曰嗟此唐虞書與夏書語言之別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史記夏本紀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集解鄭元曰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案尙書大傳以齊七政謂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則鄭君此注以五行爲四時所行之政以三正爲天地人之正道本於伏生大傳是用今文說也尙書釋文

引馬融曰三正建子建丑建寅也殆從古文說然三正爲
天地人三統則其誼亦相近矣

又案三正釋文云徐音征段玉裁云此舊音也古耕清部
皆有平無去上正字不論何訓皆讀平聲正月其一也或
謂秦人諱政而改正月字爲平聲眞淺陋之見

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鄠縣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啟所伐
刑法志夏有甘扈之誓

王莽傳曰威侮五行

案說文邑部云扈夏后同姓所封戰於甘者在鄠有扈谷
甘亭尙書釋文引馬融曰有扈氏姒姓之國爲無道者正
義亦云馬鄭王與皇甫謐等皆言有扈與夏同姓竝依世

本之文楚語云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其恃親而不恭也是今文古文說同水經渭水篇注曰渭水又東合甘水出南山甘谷北逕甘亭西在水東鄠縣昔夏啟伐有扈作誓于是亭是也

天用剿絕其命

史記夏本紀天用剿絕其命

白虎通壽命篇命者人之壽也天命已使生者也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矣

說文水部灑讀若夏書天用剿絕

天用剿絕其命

說文刀部剿絕也从刀臬聲夏

舊譌作周非是

書曰天用剿絕其命

案說文兩引夏書一作剽字一作剿字此兼採今古文之異字也尙書釋文載馬融本作剿與史記合然則知作剿者古文尙書及歐陽家之文作剽者大小夏侯尙書之文也漢書王莽傳莽拜郭欽爲填外將軍封剽胡子又詔曰如黠賊不散將遣大司空將百萬之師征伐剽絕之矣剽絕二字卽用此尙書甘誓之言玉篇刀部剽絕也一作剿同今史記本剿字誤作力旁非是廣雅勦勞也曹憲音注辨禮記剿說从刀左傳剿民从力其義甚明

今予維其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其命

史記夏本紀今予維其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其命○集解鄭元曰左車左右車右

案隸古定本尙書左不攻于左下有女不其命句今據墨
子明鬼下篇所引夏書禹誓亦無女不其命四字與夏本
紀同

漢書王莽傳其行天罰

案王莽傳其行天罰句凡兩見又翟義傳此句亦兩見

今予維龔行天之罰

漢書敘傳龔行天罰赫赫明明

後漢書班固東都賦龔行天罰

白虎通三軍篇王法天誅伐天子自出者以爲王者乃天之
所立而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尙書曰命予維恭行
天之罰此所以言開自出伐有扈也

案白虎通引尙書此句與其所作漢書及東都賦皆不同
段玉裁云命字乃今之誤其其作恭者後人所改也漢書
敘傳龔行天罰文選卷五十作恭亦誤也按說文其部曰
其同也龔給也人部曰供設也一曰供給也是則供龔音
訓俱同而古經假其爲龔尙書甘誓其行天之罰傳云其
奉也奉與給義同此假其爲龔也故呂氏春秋高誘注引
正作龔龔訓奉非恭敬之謂也尙書恭敬字不作其其奉
字不作恭漢石經之存於今者無逸一篇中嚴恭作恭懿
其維正之其皆作其可知二字之不相混又按史記一書
如似恭漫天貌曰恭嚴恭寅畏皆不作其而甘誓收誓其
行天之罰皆不作恭漢書恭敬字亦皆不借其爲之可見

自古分別古文尙書今文尙書所同也後人分別龔字不用而龔給字乃專用供矣

呂氏春秋先己篇高誘注書曰大戰於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維龔行天之罰

案三國吳志三嗣主傳裴松之注引孫盛曰豈龔行天罰伐罪弔民之義乎用龔字亦與高誘同

文選鍾士季檄蜀文命授六師龔行天罰○李善注尙書曰予惟龔行天之罰

案文選東都賦龔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李善注引尙書武王曰今予惟龔行天之罰又後

漢書班固傳李賢注引尙書同段玉裁云李善注文選之
例如文選作龔尙書作其必引書而明之曰其與龔同然
則唐初尙書本實有作龔者矣

御非其馬之政女不其命

史記夏本紀御非其馬之政女不其命

案詩小雅出車箋云御夫則茲益憔悴憂其馬之政段玉

裁曰此用甘誓語也甘誓傳云御以正馬爲政者也蓋傳

誤以正馬釋政字是經文原作政與史記合今本作正者非

也鄭箋一作憂其馬之不正亦非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史記夏本紀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春秋公羊傳文十年何休注云書曰用命賞于祖

周禮小宗伯注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又大司寇職大軍旅戮于社注引鄭司農說以書曰不用命
戮于社

案唐石經尙書不字作弗攷蔡邕獨斷引書亦作不用命
與史記及公羊注周禮注所引合皆據三家今文也

蔡邕獨斷曰天子之宗社曰泰社天子所爲羣姓立社也天
子之社曰王社一曰帝社古者有命將行師必于此社授以
政尙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予則奴戮女

史記夏本紀予則帑戮女

周禮司厲注引鄭司農云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
予則奴戮女論語曰以箕子爲之奴罪隸之奴也

漢書王莽傳莽曰秦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書曰予則奴
戮女唯不用命然後被此辜矣○師古曰奴戮者戮之以爲
奴也說書以爲奴子也戮及妻子此說非也

案匡謬正俗云商書湯誓予則孥戮汝孔傳云古之用刑
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權以脅之使勿犯也按孥
戮者或以爲奴或加刑戮無有所赦耳此非孥子之孥猶
周書秦誓稱囚孥正士亦謂或囚或孥也豈得復言并子
俱囚也班固漢書李布傳贊云及至困厄奴僇苟活蓋引
商書之言以爲折衷矣段玉裁曰按古奴婢妻帑字皆作

奴故鄭司農釋尙書之奴爲奴婢匡謬正俗奴戮一條可證經文本作奴不作孥古時字少同一奴字而或訓奴婢或訓子息皆一字可包眾說後人因孔傳訓子則改奴爲帑爲孥帑字尙屬六書之假借作孥則不可從矣莽所用者今文尙書說也先鄭注司厲引尙書亦用今文說漢書季布傳贊亦是用今文說其字則古文今文皆作奴也史記作帑字乃淺人所改耳

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

三國志毛玠傳鍾繇詰玠曰自古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則孥戮女

案尙書正義引鄭注湯誓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帑戮其子

孫與先鄭注周禮義異而鍾繇詰玠罪及妻子之語同於鄭君疑是今文尙書大小夏侯之異說僞孔傳之解卽本於鄭注然此不用命者止宜戮其人爲奴非戮及其子孫也先鄭之說於義爲長

附錄

墨子明鬼下篇夏書禹誓曰大戰于甘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其行天之罰也左不其于左右不其于右若不其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其命是以賞于祖而僇于社賞于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于社者何也告聽之

中也

案墨子所引似卽此經之文而多于此者古人引書或以訓詁增成其義也史記引書多有此例墨子所見尙書在秦火未焚之前當與壁中本古文尙書同而兩改字皆作其其義蓋亦訓爲供奉如柴誓無敢不其之謂也左不其于左下亦無女不其命句與史記所引合足證古文今文尙書皆無此一句也其攻古者聲相同竊以作其字於義爲通三國志毛玠傳鍾繇引書亦作其疑是三家之異文正字作政亦與夏本紀文同惟伐有扈者乃禹子啟而墨子竟作禹誓豈其時大禹尙在與呂氏春秋先已篇云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

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
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鍾鼓不修子女不
飾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又豈有扈在夏
時固屢服屢叛與孫詒穀校本以相字爲柏之譌其下脫
去啟字攷定當爲柏啟蓋据高誘注引尙書甘誓文以證
其事故知確爲柏啟也然則墨子書禹誓或亦甘誓之譌
耳說苑政事篇載此事亦以爲禹其譌與呂覽同

吳越春秋曰禹崩傳位與益益服三年思禹未嘗不言喪畢
益避禹之子啟於箕山之陽諸侯去益而朝啟曰吾君帝禹
子也啟遂卽天子之位治國於夏遵禹貢之美悉九州之土
以種五穀累歲不絕啟使以歲時春秋而祭禹於越立宗廟